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十七



增補註括例始末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梅 然 林 堯叟 唐翁標註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

事有功曰襄辟士有德曰襄

周

簡王十四年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

鄭

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齊

成公十三年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

宋

公覺頑立襄十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魯

靈公十年魯襄公十九年襄公卒子莊

晉

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弑弟景公并

衛

曰立

蔡

平公四年

燕

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

鄭

政襄十七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

齊

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

宋

十九年士句為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

衛

襄二十七年晉楚盟

蔡

于宋南次於穀

鄭

獻公五年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

齊

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弑獻

宋

公孫歸于衛襄二十九

齊

年獻公卒

蔡

襄公立

齊

景公二十年魯襄公三十

宋

年景公弑子靈公般立

齊

成公六年魯襄公十八

宋

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公三年

陳

成公二十七年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和

相公六十五年魯襄公六年相公卒子孝公旬立襄三十三年孝公卒弟伋益姑立詳見僖公元年

薛

宮

黎比公五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二十二年黎比公孫子展輿立

邾

宣公三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

許

靈公十八年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共王十九年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二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儀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

鄭敖

麋立

秦

景公五年

吳

壽夢十四年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

名載襄二十九年餘

蔡卒莫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及魯昭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平衛甯殖獻曹人成莒人舉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二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次于鄆鄭地書次從晉而未決也

以見後伯之難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矣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邾子宣來朝冬齊侯使公孫劉來聘匹賊反晉侯悼使荀登來聘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

肥齊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
 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
 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
 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
 行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成師伐宋夏五月庚
 寅夫人姜氏薨襄公適母也六月庚辰鄭伯輪
 卒成公卒子德公釁禎立釁民去又竟上晉悼
 師宋師平衛獻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
 荀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宣人于戚已
 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
 荀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汜水
 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
 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
 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
 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
 亦有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
 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
 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
 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
 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
 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迂潰滅亡
 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
 氏以為貴鄭之不能有其聖人以待衰世

之意小廉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壽夢音夢伐吳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悼侯盟于長檮晉

地音勅居反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音善

晉侯音宋公平檮侯獻鄭伯僖音宮子音華比邾子

宣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音衛地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

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

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

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

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

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

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

冬伐鄭楚人師于汝止而諸侯還雞澤之盟

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

之行楚棄疾立後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

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

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

將命必博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

侯守邦必尊上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

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

言斯大音人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書自

見矣

陳侯成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音晉侯在師大夫自為盟於

是始秋公至自會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春王三月晉荀偃帥師伐許陳侯午卒成公卒子哀公

年者裴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
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
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
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
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
地城國書取出奔衛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
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
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實也後世
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
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
二名則備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
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卷十一

六

陳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成公
妻襄公母妣妣妣姓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
君定妣定諡也冬公如晉陳人哀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
豹鄭世子巫如晉曰以鄭世子比魯大夫故
書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
吳于善道地闕曰公公谷云吳地魯備俱受命
於晉故不言及吳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公音侯悼宋公平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犁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齊世子靈光吳人
鄭人于戚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
晉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哀

五年

也以辨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

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曹衛大夫
吳子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成之事乃吳人
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
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聚而稱國聖
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冬成陳成不書惟悼公之成陳

鄭也特書之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北救陳十有二月公

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祀伯姑容卒相公卒子孝

公旬立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成來

朝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
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

卷廿一

七

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
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
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
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
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
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
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
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齊侯季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十有

齊侯靈滅萊

年春郊子來朝音談夏四月三卜郊不從

牲小邾子來朝滅費音自城費而季氏

音談

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季叔仲昭伯

隊正殺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
吾多與而後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加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
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
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
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貲其越礼
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
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齊八月螽冬十月衛侯獻使孫林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共貞帥師圍
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平陳侯哀衛侯曹
伯成莒子犁比邾子宣于鄆鄭地音委又為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鄭地寔
為子嗣所弒僖公弒簡公嘉立曹去又音
參字同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
氏則曰以癘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
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
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
弒而卒一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
民加乎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
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賅絕而自
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
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
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

以愛而不愛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
比楚更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發孽而
國人下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昔州
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
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
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
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
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
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
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
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
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
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

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東侯哀逃歸自是凡會司无策矣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
諸侯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
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
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
時晉君方明八鄉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
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
事耳今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聖夷之
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
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簡長
亦公子燹季孫伯會晉侯鄭伯簡齊人靈
人城宣于邢在

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
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
大夫稱人賤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
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
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
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
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
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漢梁之會悼公初
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
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賤而稱
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宮人犇比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

楚公子共負帥師伐鄭

齊宣王問於孟子曰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
唯賢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薰鬻而踐
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
介六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有於晉若
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
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柯
畏焉而子耳子國知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
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
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
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故
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
公子貞來伐鄭
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
以見鄭之

自於境上以待

而請盟其能國乎

平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

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犁比黎子宣滕子成季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靈光伐

鄭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鄭地音義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乱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

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

備盛獲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言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

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敵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慮於戰暴骨以逞不

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

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

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其伐鄭簡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犁比黎子宣滕子成季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

靈光會吳于柵楚地音查夏五月甲午遂成偏陽陽

也國自晉又楚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

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官人伐我東鄙
會晉侯宋公平衍侯獻曹伯成莒子擊此邾
子宣齊世子光靈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司馬遷曰盜殺鄭公子駮公子發
公孫輒司馬遷曰盜賊也必賤者而一日殺三卿
鄭之失政其矣曰故書盜殺鄭公子駮

按左氏鄭公子駮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
駮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洳司氏褚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
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夫夫程氏以為失
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
強則精神折衝間有僇息談突而卻敵國之
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
得殺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

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成鄭虎牢司馬遷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
不係之鄭者為天下拔之也係之鄭者為鄭成
之也是故楚丘不係之蕭魯陵不係之杞梁山
沙麓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駮駮係之
杞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司馬遷曰楚救救鄭美宣元年為賈二年闕叔
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
亦不書司馬遷曰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
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公書救鄭
見楚之終失鄭云云

虎牢之患也司馬遷曰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戊而繫鄭
非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
而不能設犧牲王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

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戎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戎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公室之造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六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二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事復於甸甲散於丘壘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推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蓋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鄭又其後真無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厲公可知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六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二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事復於甸甲散於丘壘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推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蓋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鄭又其後真無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厲公可知

不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至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蘇曹伯成齊世子光重宣子卑子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地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地 公至自伐鄭楚子共鄭伯簡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民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

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宣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地 會于蕭魚鄭地 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一年也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片侯禁侵掠遣叔盼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興楚戰故三駕而獲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公至自會楚人共執鄭行人良霄即伯有公孫

子冬秦人景伐晉

三十一

梅谿 堯叟 唐翁標註

襄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始臺

怡三音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莒邑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

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

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

命將得專制關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

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

域之出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

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

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壽夢卒

子諸樊立 吳公子貞帥師侵宋公 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小國也音詩秋

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

防臧氏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悼齊人靈未人平衛人南鄭公孫蠆 魯曹人成莒

人季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入于向鄭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三卿會晉故

事伯固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

雖介亦列於會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

情慢不攝故取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伯

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吳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

晉書李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其幣
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
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
荀偃齊人靈宋人平衛戚北宮括鄭簡公孫
曹人成莒人華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
邾人伐秦
晉楚兵爭始於
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已未衛侯出奔齊
出衛人立公孫剽

按左氏傳孫宿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
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竊殖出其君夫所
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
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
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竊殖出其

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
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
曰孫竊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
曷為掩茲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
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
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
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
地之性乎故衛侯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
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
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
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
此類也

侵我東鄰報入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子孫宿會晉博士司宋華閱衛殤公劉孫林
鄭公孫薑言人邾人于戚孫林父邑
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劉而會晉于戚以定之襄
昭之際大夫无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

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成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
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
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
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
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
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書至

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
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

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處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犁比邾

子宣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水名

戊寅大夫盟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无君也是故自文
而下盟于亳會于亳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

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
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

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
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

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非躬非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揜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藉韓慶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平執莒子 擊比邾子宣以歸 林曰 執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簡晉荀偃平靖嘉審殖宋人平伐許 鄭莊主兵也則局為許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備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莊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莊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郕大雪冬叔孫豹如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宣公六年公率立國音坑宋人平伐陳夏衛瑒石買石獲子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臧他邑 國曰 伐我大夫

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九月

六季宋華臣出奔陳之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

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

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

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

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

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

晉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

書行人以罪首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

晉侯平未公平衛侯傷鄭伯晉曹伯成莒子犁

此邾子悼滕子詳伯祀伯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計圍齊之後晉師元君若將

雖大天之師出无與於諸夏之萬矣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

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凌虐神主肆其暴橫

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

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

向也見於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

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於此有阻橫逆抑

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

作孽不可追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註懃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葬公子午帥師伐鄭

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

公至自伐齊取郟田自澗水

孫宿如晉葬曹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
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
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
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句以有惻隱之心聞
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
不專大名為士句者宜婢誰而歸命乎介則
非矣使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
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婢誰而歸命乎介
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對之意而
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六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
大夫公子嘉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
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
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儀
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
則有罪矣而子儀子西不能正其王法肆諸
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
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郭魯西郭叔孫彭會晉士句
于武城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犂比盟

晉邑夏六月甲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
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悼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音澶衛地
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燹
蔡公子履出奔楚燹母弟也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
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燹來從先君以利蔡謀
國之合於義也國人乃不煩焉而殺燹此何
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
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
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哀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

二邑音邑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
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
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
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
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
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
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
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
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各書地而竊邑叛
君之罪甚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
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

不可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平齊侯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

莒子犁比邾子倬于商任音壬

二上河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子也冬公會晉侯平齊

侯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比邾子倬伯杞伯孝小邾子下沙隨宋地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祭

累其子弟不取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必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

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遠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子南也

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來朝

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偏而翹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為討公子黃奔楚翹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推

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故去其親而不能保

齊與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入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京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黶復入于晉後序云入于曲沃

寧氏晉卒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黶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棄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

之間是以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莊伐衛傷遂伐晉曰此其書遂何始伐盟王也自表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表而諸侯二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八

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林曰次而後伐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全盟于宋而南比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盟於吳晉始故謹而日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二十年楚救徐

以爲 左書也 去声 已卯仲孫

速卒子以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齊盜齊侯莊鄭宮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莊夏楚子康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傷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比邾子曹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悼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古有救災之政若因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從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享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

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灾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弑弟景公并曰立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厲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蜀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君於昏亂而莊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山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以陵民社稷之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

人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
不償責安得以死即許之哉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
子犁比邾子悝滕子薛伯杞伯文小邾子于夷
儀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
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
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戩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
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
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
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

齊二十一

十一

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倍矣今乃知
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
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
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重丘
平声

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
盟于重丘打書曰同

公至自會衛侯盪入于夷儀本邢地

鄭伯突入於櫟櫟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
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
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
名著王法以絕之諸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
國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

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
猶未絕也故上書其辭而不名及審喜殺剽
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
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
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即蒲樊卒餘
祭立國於葛反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
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
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
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
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
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殤公弒獻公復歸衛甯去聲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
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
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弒矣
亦以弒其君書何也突者舉棋不定不勝其
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
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
不思其終亦其美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
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
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
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邪范粲相舜之徒
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
矣

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曰書叛始於此** 凡叛

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无咎之子弱以
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
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栾盈入
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蒲孫林父而後可以
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甲午衛侯獻衎復歸
于衛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
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
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
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
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嘗存乎疾疢衛侯淹
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
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

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
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
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息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近戚地蓋以討衛而疆戚
田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禾反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其之也宋寺人伊戾
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也
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
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
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
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
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春秋正其
之意

日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
卒悼公立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辰伐鄭葬許
靈公

春秋傳卷之二十二

